

闲时,喜欢在古诗词里穿行,为的是在远年的风景里,小憩一会。

这些都是我留连的风景。“芭蕉分绿上窗纱”,这是美丽的窗子,芭蕉的多情,让睡梦也变得旖旎;“豆花引蔓远过墙”,这是很有情趣的墙头,农家朴素的情调,被这豆蔓牵引得很长很长;“梨花院落溶溶月”,这是静美的院落,你可以迷花醉月,共君不眠;“柳絮池塘淡淡风”,这是春天的美池,杨柳岸,吹面不寒,咏絮有香。

在古诗词里逗留,你会有很多邂逅,之后你便与它们频频相约。

喜欢这样的山村:“雨里鸡鸣一两家,竹溪村路板桥斜。”如若真的遇上,我禁不住要去行一碗水喝,再摘一朵栀子花,别在胸前。喜欢这样的阅读:“双双瓦雀行书案,点点杨花入砚池。”再沉重的思絮,也会轻颺如花,飘漾如缕,闪着灵动的光泽;喜欢这样的行走:“梅子黄时日日晴,小溪泛尽却山行。”若真行走其间,我一定会吹着口哨或哼着小调,跟身边的溪水和黄鹂一样欢快。

这些风景,在某个地方可能还会找到原版,但诗中的寻找,来得更方便。

很享受那一分闲情。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。”寒夜有客,让人欣羡,竹炉汤沸,主客对饮,晤言一室之内,还晤对着那窗前的梅花。竹子做的茶炉,我没见过,但想着就感觉到了诗意的温暖。炉子,现在很多家庭都不用了,但炉火给人的是看得见的温暖,所以读诗常常是在

从南方刮来的季风带来几场连日的暴雨,龙眠山的草木树根、山体岩石都浸满了水。山山岭岭的隙谷、折缝里涌动起急急的水流,汇聚到长涧大峡谷中,漫漫荡荡行到峡口处,便哗地崩落下来,扬出漫天水雾。千峰万岭喧响着瀑布的轰鸣声。晴光乍起的日子,眺见碧翠的山峦间晃动着条条白光,淡紫色的山气,缭绕在山头,如纱如风,披拂翻卷,又袅袅腾起,与满天飞动的流云浑然一处。

流云在天,清风满野,暮霞燃烧在西天,就像火山的熔浆从厚厚的云层中喷溅出来,明灭变幻出各样的形态。我们要看的瀑布其实是水库的泄洪口。山体的一段被齐腰斩去,只留下黝黑的基岩。当水位越过安全线后,浩浩荡荡的水流便从这个豁口喷涌而出,像冰山像雪堆,砸出一道轰天巨响的瀑流。平时的龙眠河安安静静的,只中间一带白水长流,两侧的河滩蒹葭摇曳,芳草青青,时有白鸟翔落。此时却是洪流急涌,浪叠着浪,水挤着水,推推滚滚,满世界欢腾着水的声音。那些白鸟似乎更兴奋了,在水光里晾翅飞翔。

山边有条斜径,被密密的小草遮覆着,通向两山夹伏处。砂土的路面,似少人行走。趁着日光还早,我们顺便进去探个稀奇。路旁一道溪流,隐伏在藤蔓下,只听得见潺潺的水声。两边的林木阴深茂密,连知了的嘶声都息了,只有一种鸟儿发出清亮而深长的鸣叫。边坡上有耕种过的痕迹,残留着些畦田,散落着瓜蔓、茶棵、柿树、板栗。

抹过一片竹林,发现岗头上有几间老屋,倾颓得只剩夯土的泥墙。门前的朴树勃勃郁郁,遮蔽出

古典的乡愁

仇媛媛

寻找一种记忆。

“杖藜携酒看芝山”,这也是一份闲情,我感兴趣的不仅是看风景的闲情,更是携酒的闲逸。一个葫芦揣在腰间,要的就是随时随地的品咂,和那腰间与酒亲近的感觉。不像时下有些人在席间的豪饮,只有拼醉,没有品咂,于是喝酒也变得没有了过程,也不再是喝酒本身。我欣羡这种只在乎本身,只在乎过程的享受。

有时在享受时会有一点点想念,有些景致似乎只保留在纸页间。

长亭送别,那十里长亭将送别的情意扩展得很长很长,扩成了路边的垂柳,展成了绵延的江水。如今这幅画面已真正成为古典,那亭,那柳,只在古诗文里迎来送往,而我只能在诗词里参与或是旁观,我没法真正地看一眼长亭,折一枝柳条。

曲水流觞,曾经属于兰亭。将酒杯放到荷叶上,再让荷叶漂在曲水上,一个春天里的诗会,就这么无丝无竹地开始了。如今诗会仍在各地与春天相约,不知会不会相约这曲水流觞,即便会,还有没有当年的雅人深致?

林下长啸,我不一定想尝试,但很想聆听,听渊明的舒啸,听阮籍的

长啸,听那片竹林里的吟啸。那是怎样的声音呢?一定是通天地精神的,而又直抵人的心灵,不然为何阮籍到山中去请教一位高人,高人没有作答,却在阮籍转身时给了他一个长啸。顿时山林增辉,旷谷回应,阮籍似乎听到了心中想要的东西,他也以长啸回应。这遥远的天籁,不知还在不在那林子里回荡。

我还在寻找它们。葵,据说是一种蔬菜。“青青园中葵”,开始我以为是葵花,后来从“采葵持作羹”中,知道这是古人常吃的一种蔬菜。还有藜,王维诗中有“蒸藜炊黍饷东菑”的句子,藜也是古人常食的一种蔬菜。陶渊明有诗“藜羹常乏斟”,他有藜羹吃,可常常没有酒。我不知道葵和藜分别是现在的哪一种蔬菜,是更了姓换了名,还是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泥土?还有《诗经》里的那些草,《楚辞》里的那些花,人们对它们的名字已很陌生,莫非它们只属于古典?

所以每每读到它们,我都会停下来咂摸咂摸,有时会疯狂地去找相关的注释,如果能从大地上找到它们的今生,我会长长地嘘一口气,原来它们没有丢失;若是已经更了名,我会轻轻

地叹一口气,再对着它的今生,想念它的原名;若是没有找到,望着前世里的它们,我也会长长地嘘一口气,它们丢失在后来,却存到了古典里。

你还会经常去专访某个人,于千千万万人中,你跟他没能不前不后地相遇在某时某地,但你们相遇在历史里,相遇在文字中,一刹的倾心,他成了你的偶像或知音。他比你早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,但在你的眼中,他依旧是那个翩翩少年,或是一个深情的智者。在他的字里,你寻到了你要找的世界,你仍在不停地寻找,那白纸黑字中竟藏着看不完的色彩。渐渐地,寻找成了一种心灵的散步,更成了一种精神的依托,或者不为寻找,只为来这里小憩。虽然时空远隔,但面对文字时便没有了距离。

人会常常怀念一个地方,尤其是故乡,长久的怀念便凝成了乡愁。有一种乡愁指向历史,研古就是一次次地回到历史的故乡。历史的乡愁里有一缕飘向古典的文苑,就像一缕炊烟飘进了古村落,“依依墟里烟”,烟与墟,难舍难离。

毕竟有一种看不见的距离,让你难以触及,风景远隔,人事漫渺,于是莫名的愁绪悠悠荡来,这便是古典的乡愁。

思古,不一定为了探寻深奥,也不为了在古典里常住,有时候只想亲近,让思绪飘进那个园子,让某个情景在想象中复活,毕竟有些风景只属于某个时代。

树,梨树,枣树,橘树,杏树,一年四季的果蔬当不缺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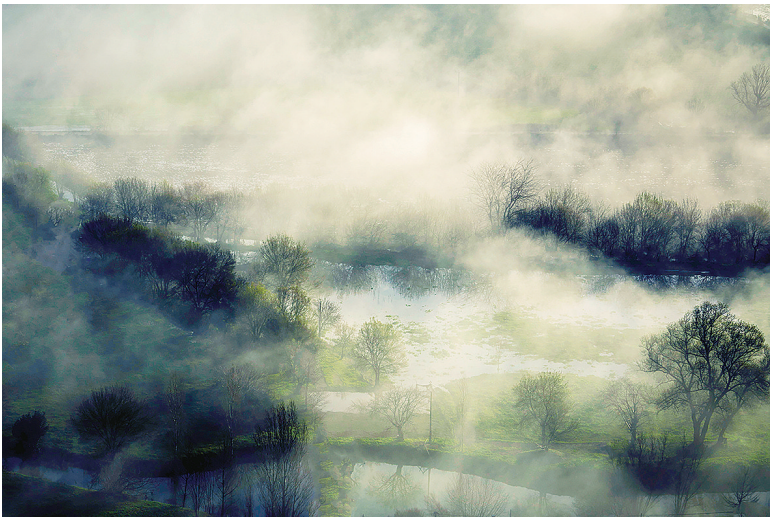
村庄里一律是两层或三层楼房,刷上光亮的墙皮,门头、窗框和檐口稍作装饰,各有风致。房屋依山势而建,高下错落,用石头的堰坝分出户界。或南北向或东西向,或前出或后进,密密簇簇,又不相互对视、侵扰。各户门前都努力地留出一小块的场院,栽有两株壮硕的樟树、朴树或枫杨。孩子们在场院中奔跑嬉戏,两三个老太随意地坐在石条上,凑近了耳朵,说着年轻时的往事。走近一户庭院,高高的院墙里挺出一棵桔子树,桔子果有些泛黄了。墙檐上披拂的大蓬的金银花,还在开花中,散发幽幽的清香。一朵凌霄花从花丛里伸出,微微张开的红唇轻吻着渐起的暮色。

我站在一户人家的井台边眺望山中暮景,主人开着三轮车回来了。我问这里的房子怎么都是新的?他说,大多数是山里移民搬迁过来的。原来都散居在各个山坳里,政府动员搬迁,给补助,允许自建。“那你怎么不索性进城上楼呢?”“还是舍不得田地哟,从小喝着山里的水,不想走远了。”他说,“你看现在多好,既可以进城上工,又能打理田地。”国家政策和村民的愿望相结合,造就了这片宜居的新家园。

庄外其实就是一条通向城里的大马路,因为我们从山背后进来的,才有了蓦然发现的惊讶。庄前的平坝上一群妇女在跳广场舞,抒情的歌调,被晚风吹送在暮色里。坝下一方阔大的荷塘,风卷拂着荷叶,露出星星点点的莲蓬。一对青年夫妻盘坐在塘埂上,剥食刚摘下的莲蓬。塘边的清溪哗哗奔流,溪水跃过坂石,还带着龙眠山的瀑布声。

一处隐秘的村庄

汪文涛



晨雾 李昊天 摄

大片阴凉。岗下长塘,水草横蔓,水面浮生着菱叶,可听见鱼儿咬夹草茎的声音。这曾是一片田园,是山民们世代生息的地方。他们像星星一样散落在山坳里,耕种在一块块狭小的田地上。孤单而辛劳的日子里是否也有着欢声和安平?而今的他们呢?门前码放的柴垛,山沿边倾欹的瓜架,似在诉说着过往。

隐隐地飘来一阵音乐,是惯常的广场舞的伴奏声。转过岗头,穿过阴翳的林木,突然看见了一片广阔的田畴,顺着山坡,缓缓地降了下去。青山屏抱在四周,坡头上鳞次栉比的房屋,琉璃瓦的顶在夕阳下泛着明悦的光。这里居然有一片聚居的村落。崭新的屋舍,平整的田畦,葱茏茂盛的

禾稼令人耳目一新。

一条崭新的水泥路蜿蜒在山庄里。路近的田块栽种着菜蔬,刚冒头的小菜秧青朴朴的,张开着两片小嫩叶。丝瓜、豇豆、葫芦悬在瓜架下,在晚风里悠悠地打着秋千。芝麻、绿豆、花生、魔芋、秋葵、玉米杆子,一畦畦列成整齐的方阵。葵花的盘子迎着夕阳,就像套着花环的娃娃脸。往下是成片的稻田,青青的禾秆映着山岗上青青的茶苗,在落日余晖里浮着莹莹的光。路旁的野草丛中夹生着各色野花,如灯盏,如铜铃,如尖细的小喇叭,红红黄黄,尽显萌态。田角头,院坝边,塘埂上,随处可见各种果木,柿子树,野桃树,枇杷